

## 釋迦佛與心性佛—— 星雲大師重構《金剛經》的內在理據

熊貴平  
安徽財經大學講師

---

### 中文摘要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對《金剛經》進行了系統重構，其內在的理據是釋迦佛和心性佛兩種佛性論的植入：釋迦佛使「空」理的佛教變成「生活的佛教」，心性佛使「緣起」的佛教成為「心生的佛教」。同時，釋迦佛與心性佛兩種佛性論體系也存在互相交融：由於對釋迦佛的崇信，心生的佛教淡化了訶佛罵祖、輕視經典的傾向；由於對心性佛的推崇，生活的佛教獲得了神聖世俗的內在根據。兩者協調統一，使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呈現出中道圓融的特色。

**關鍵字：**重構 《金剛經講話》 星雲大師



## **Sakyamuni Buddha and Intrinsic Buddha: The Rationale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Restructuring of the *Diamond Sutra***

Xiong Guiping  
Lecturer,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 **Abstract**

In his book, *Describing the Indescribable*,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systematically restructured the *Diamond Sutra*. The rationale for it w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heories of buddha nature—Sakyamuni Buddha and Intrinsic Buddha. The Sakyamuni Buddha theory of buddha nature has transformed the “emptiness” theory into “Buddhism in daily living,” while the Intrinsic Buddha theory has reinterpreted the conditioned arising Buddhism as “Buddhism arising from the mind.” Concurrently, the two systems of buddha nature theories are intertwined. Due to the veneration of Sakyamuni Buddha, Buddhism arising from the mind has mitigated the iconoclasm and deris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n account of the emphasis on the Intrinsic Buddha, worldly Buddhism in daily living is sacralized.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lities of the middle way and perfect harmony in Humanistic Buddhism as advocat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Keywords:** restructuring, *Describing the Indescribable*,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前言

文化的概念紛繁蕪雜，但文化是人所化之物，當離事實不遠。出於拯救孤獨、解釋命運、超越自我和安頓生死的需要，「宗教」成為人的必需，人也因此成為宗教的人。因為人總是帶著既有的信仰、秉持固有的價值，打量著和解釋著周遭世界，形成知識，因而知識中內在地滲透著一個人的信仰和價值，在一定意義上又可以說，信仰和價值塑造著知識的特性。

慣於以詮釋既有經典來創建自己思想和學說的中國學人（包括佛教僧侶），總以為自己是述而不作，是「我注六經」，其實他們是帶著自己的信仰和價值在不知不覺中進行著新思想、新學說的創造。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王弼、郭象之註《老子》、《莊子》，朱熹《四書集注》、王夫之《莊子解》等無不如此。星雲大師的《金剛經講話》則是當代的顯例，體現了佛教因時變化、契理契機、圓融無礙的精神特質。

星雲大師在《金剛經講話》序中，對自己「詮釋」<sup>1</sup>《金剛經》的緣起、主旨和遵循的原則作了較為詳細的說明。從其所述來看，「傳統和現代融合」是詮釋中的總原則、大方向，而具體實施細則略有四點：一是「設立主題」，即遵循將經文劃分為三十二分的傳統，但放棄逐句講說的慣例，而改以在每一分獨立設立綱目題要，貫穿「金剛般若」之義。二是「簡明通俗」，即對《金剛經》原文輔以「白話譯述、原典標逗、名相注解等釋義」。三是「譬喻釋意」，也就是圍繞主題，大量使用「譬喻寓言、公案典故」，幫助理解和增加閱讀趣味。四是「古今並蓄」，也就是運用《金剛經》的智慧，借鑑古人的詮釋成果，化解當代人類面臨的煩惱和痛苦，使經典走入現代生活。<sup>2</sup>

1. 星雲大師將其稱為「解釋」，為方便起見，我們統一稱之為「詮釋」。

2. 星雲大師：〈作者序〉，《金剛經講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頁1-2。



在上述「自白」中，星雲大師肯認自己對《金剛經》進行了重構，但認為這種重構僅限於本來意義的顯豁和詮釋體例、語言、語體的變化，即「擬構」，而有意無意忽視了可能存在的對《金剛經》精神的改鑄，也就是「創構」。<sup>3</sup> 在筆者看來，星雲大師的《金剛經講話》，既有對《金剛經》的「擬構」，更有「創構」。前者集中表現在《金剛經講話》對《金剛經》每一分的題解中，星雲大師準確地把握了經文的思想，並糾正了《金剛經》流傳過程中產生的種種誤讀；後者體現在《金剛經》詮釋過程中，釋迦佛和心性佛兩種佛性論的植入，帶來經典精神面貌的改變，即由「空」理的佛教變為「生活的佛教」，<sup>4</sup> 由「緣起」的佛教變為「心生的佛教」，<sup>5</sup> 以及三種佛性論的相互影響。本文主要討論後者，也就是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對《金剛經》的「創構」。

## 一、空性的如來與「空」理佛教

什麼是佛？怎樣成佛？這是佛教信眾的核心關切，對它們的不同回答，

3. 「擬構」、「創構」是劉笑敢先生提出的兩個詮釋學詞彙，用以區別詮釋學中的兩種不同定向，即前者以恢復經典的本來面貌為目的，後者則進行著新的創造。參閱劉笑敢：〈從注釋到創構：兩種定向兩個標準——以朱熹《論語集注》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南京：南京大學，頁90-102。
4. 「生活的佛教」和「生活佛教」是星雲大師多次使用的兩個概念，前者最早見於1981年「佛教的未來觀」演講，後者最早見於1982年「佛教現代化」演講，而早在1977年星雲大師還提出了「生活的佛教化」，其實這三個概念或提法意義相同，都是指將佛法的正知、正見等落實於現實生活，轉化和昇華現實生活。它們與「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並列，都是佛教現代化的型態。在《金剛經講話》中，「生活的佛教」參閱頁20。
5. 星雲大師沒有使用「心生的佛教」一詞，但「心生」一詞在《金剛經講話》中多次出現。筆者使用「心生的佛教」一詞，是為了突顯禪宗強調「心」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從而與一般而言的緣起論有所不同，當然，「心生」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緣生。參閱《金剛經講話》頁176。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回答者佛學思想的基本特性。《金剛經》作為般若類經之一，以釋迦牟尼佛和弟子須菩提答問的方式，講述了該經的要義和受持它的殊勝功德。該經存有兩類佛陀：一是作為經文開示主角的釋迦牟尼佛，一是通過經文開示，引導信眾證悟的法身如來。前者以導師的身分宣講《金剛經》，但自身亦在僧數：食時，也和普通僧人一樣，著衣持鉢，次第乞食，洗足敷座。但和一般僧人不同的是，他有著般若智慧，內心安住於無住之境，因而在日用常行之間，即生活即六度。他的這種般若妙趣，為「解空第一」的弟子須菩提慧眼勘破，歎為「稀有」，並順而代表大眾，恭請佛陀說法。

這樣，師徒之間圍繞「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展開答問，其主要內容實質就是試圖回答什麼是佛、怎樣成佛的問題。這裡所說的「佛」不是釋迦牟尼佛，而是作為諸佛共性的法身如來。經文明言「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又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可見，「第一稀有功德」就是「見如來」，而其工夫和境界即是「生實相」或「見諸相非相」，也就是徹底圓滿地把握了作為世界本來面目的空性。因而「如來」，作為諸佛共性的法身佛，就是對空性徹底圓滿的覺性。

如何獲得這種覺性？按照該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的說法，當然是要聽聞、讀誦、受持這部《金剛經》，並按照該經開示的「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也就是「無住」行善。該經通過數番較量、反復申明受持它的殊勝功德，並明確斷言依止它可以成佛。可見，（1）崇信經典，（2）無住行善，（3）證悟法身如來，是該經的核心內容和主要特色。

另外，該經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其所謂「有為法」，就是因緣和合所生的事物；夢、幻、泡、影、露、電，是般若類經對「空」性的不同譬喻，也就是無常、無我之空的具體表現。可見，（4）緣起性空論是該經的理論前設。相較於早期佛教對我、法二空的論述和其他般若類經的「十八空」乃至「二十一空」的構建，《金剛經》的「空」具有明顯的中道色彩，其「如來說……，即非……，是名……」三段論，顯示出中觀的雛形。

星雲大師的《金剛經講話》完成於《釋迦牟尼佛傳》的撰述之後，他在《釋迦牟尼佛傳》中建構的「人間佛陀」理念，無疑被帶入到對《金剛經》的詮釋中。另外，禪宗的心性佛性論，也是星雲大師詮釋《金剛經》的基礎性思想資源。兩套佛性論及相應修行方法的植入，使得《金剛經講話》較之《金剛經》有了新的思想內涵和精神面貌，概言之，即有了「生活的佛教」和「心生的佛教」，前者涉及致思方向，後者涉及理論基礎。

## 二、釋迦佛與「生活的佛教」

星雲大師有感於佛教流傳過程中衍生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傳統佛教變質為沒有釋迦牟尼佛的佛教的沉痾，因而在《釋迦牟尼佛傳》中，著力重構了作為「人間佛陀」的釋迦牟尼佛。「人間佛陀」（1）首先而且在最根本意義上是一個「人」，是一個在古印度降誕的真實歷史人物。在悟道之前，他（2）依靠自力、（3）在世間、（4）今生成佛；悟道之後，他（5）依靠道德和真理、（6）面向人間、（7）善巧方便廣度有緣人。<sup>6</sup>《金剛講講話》首先是星雲大師帶著「人間佛陀」這一理念詮釋《金剛經》的產物，「人間佛陀」理念的植入使詮釋對象和詮釋結果之間呈現出一定的差異。

6. 熊貴平：〈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對「人間佛陀」的建構〉，收錄於妙凡法師、程恭讓主編：《201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高雄：佛光文化、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9 年，頁 208。

### （一）佛陀是「覺者」與信佛陀、信經教

佛陀究竟是人還是其他，也就是佛陀的身分問題，很早就引起人們關注。佛陀住世時，一位婆羅門也曾對此生起疑問。《金剛經講話》引《雜阿含經》中佛陀自己的說法作了回答：

天、龍、夜叉……人、非人等，都是由煩惱所生。我已橫渡一切世間痴迷的愛河，熄滅了熾燃的生死之火，我是出離三界的覺者。因此，我不是其中的任何一類眾生。

……我雖是父母所生，卻已超越了世間的塵垢。我歷劫來勤苦修行，已斷除有為生滅的幻相，已拔除煩惱的劍刺，究竟到達安樂的彼岸，所以，我應該被稱為佛陀。<sup>7</sup>

佛陀以心的「迷」或「覺」，將生命型態區分為「眾生」與「覺者」兩類：「眾生」因「迷」而「煩惱」，「覺者」勘破生滅的幻相，到達究竟安樂的彼岸。佛陀作為「出離三界的覺者」，不再是其中任何一類眾生，這是《金剛經講話》中佛陀的首要身分。

在該書中，星雲大師以詳實的資料為我們建構了佛陀作為「覺者」的豐滿形象，並著力突顯了他兩方面的德性：一是般若智慧，印證著生命的實相；一是善巧方便，療治著眾生的煩惱痛苦。

#### 其一，教導僧團

求福：布施「貴於發心的真偽，不在事相的美醜貴賤」。年少時要勤求「富足」、「修持梵行」。通過親身為病比丘淨浴其身等事，示範「由福成佛道」。<sup>8</sup>

7.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53。

8. 同註 7，頁 44、99、67。





正定：以「忍辱」對待侮辱，以「不動念」對待誹謗，以「正定」面對爭論，以「不淨觀」戰勝對異性的欲念，以「內在和平」戰勝習氣，莊嚴自身。<sup>9</sup>

精進：心性遲鈍如周利槃陀伽，一心思惟、持誦「掃帚」的法義，也能證得第一羅漢果位。要以「精進」求法、「恭敬」法師、「恆自咎責」三事檢驗菩薩心。<sup>10</sup>

生死：面對生死，應「思惟四法」，認識「無常之理」，才是生命的真諦！<sup>11</sup>

佛陀與佛法：提出「見法者」即見佛；「受法、行法」，覺悟才是真供養；「觀照空性，才是真正頂禮佛陀」；「禮敬法性」才契合諸佛甚深密意；「心地清淨」即莊嚴佛土。<sup>12</sup>要親近善知識，珍重經法。佛陀涅槃後，受持四念處法，即日夜與諸佛善知識不離。

## 其二，教化世間大眾

開示修持正道：指出「具足持守淨戒、聽聞正法、喜捨不慳、正觀空慧」，才是真正的增益善根功德。要消除內心的罪業，只有靠「清淨的法水」，也就是持五戒、信因果、去三毒。奉行「十修法」，才是人間無上的幸福和吉祥。面對社會對佛教不事生產的指責，佛陀指出以善法耕耘「心田」更重要。<sup>13</sup>

9. 同註 7，頁 190-191、390-391、113-114、385、115-116。

10. 同註 7，頁 97、128-129。

11. 同註 7，頁 147、164。

12. 同註 7，頁 155-156、400、156、60、130。

13. 同註 7，頁 68、82-83、86、85。



對於日常生活：告誡「飲食應該知量」；要通過布施和供養，「使人得到歡喜飽足的受用」，如此生活自然富足自在。<sup>14</sup>

引導大眾精進學法：讚歎聞法的信心能「渡生死大河」。告誡要深念無常迅速，「發起真心，念三寶尊，喜捨濟度有情」。<sup>15</sup>

對於生死、解脫和世界的本質：以「會合當離，恩愛無常」之理，撫慰生離死別的悲痛。以「依緣而生，緣滅則歸入寂靜」，開示人生解脫問題。以「皆須緣合，非獨一力，亦非有主」，闡明五蘊危脆，法塵非實。<sup>16</sup>

對於佛陀本身：「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是見緣起法」。佛陀「傷足、背痛、患病、毀謗、瞋罵等等」，都是方便善巧的設教。佛陀心不著諸相，被謗被讚等「一心無二」。<sup>17</sup>

通過對以上資料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

一是佛陀是以智慧和善巧教化人間。雖然資料中有兩次顯示神通的案例，但比例極少，而且這兩次神通的運用，仍然是讓信眾明白佛法的真義。<sup>18</sup>在這一點上，《金剛經講話》和《釋迦牟尼佛傳》與《金剛經》高度一致。

二是佛陀早期教誨的內容主要還是無常、無我、四諦、五蘊、三十七道品和緣起法等，而且著重強調這些法的絕對真理性，而較少論述其相對性。在《金剛經講話》其他內容中，星雲大師增加了佛陀說法「法無定法」、「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等內容，這顯係受《金剛經》的影響。

---

14.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148、141。

15. 同註 14，頁 70、161。

16. 同註 14，頁 177、398、430。

17. 同註 14，頁 174、170、296。

18. 一次是隱身 33 天，一次是將娑婆世界恢復萬德莊嚴、無有惡濁。同註 14，頁 58、129-130。



三是對於佛陀本身的論述中，有著引導大眾關注佛陀的教法而非佛陀有限色身的特點。不過在佛陀早期論述中，主要以「見法」即見佛陀來說明，而且這「法」主要是析色的「我空」。《金剛經》中「佛非色見」之理則是從性空立論了。《金剛經講話》則增加了「法身如來，不在心外，是自己心內的本地風光」<sup>19</sup>之類的說法，則是禪宗心性論的思路了。

正是因著對佛陀這位覺者的智慧、德能的深深崇信，星雲大師將信仰佛陀和佛法置於首要位置，肯定信仰佛陀和經教的至關重要性。

星雲大師對佛陀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分析上。他將信仰分為三個層次，即迷信、邪信和正信，認為只有正確的信仰，才能令我們行正道、悟法諦，到達生命圓滿解脫的境界。而正確的信仰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信實，即信有真實歷史的；二是信德，即信有道德圓滿的；三是信能，即信有超越能力的。也就是要信仰確實存在者、道德清淨者、具有拔苦予樂的能力者。在星雲大師看來，釋迦牟尼佛就是這樣一位值得信仰的對象。他是實實在在於古印度降生、成道、教化、涅槃，不是憑空捏造的天神或仙人；他已斷除貪欲、瞋恨、愚痴的汙濁，可以作為我們人格道德學習的典範；他對我們內心的煩惱痛苦已能夠超越，而且可以拔除我們的苦痛，給予我們身心安穩的力量。另外，他所言的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契合真理的普遍性、必然性和有效性。<sup>20</sup>

佛陀是一位覺者，而不是世界的創造者和主宰者，他只是以自己所證悟的真理啟迪眾生。因而，星雲大師更強調對佛陀的信仰本質上是對佛法的信仰。所以，星雲大師所說的對佛法或經教的信仰，不是訴諸盲目的熱情，而是有著如下的中道理性特色：

19. 同註 14，頁 278。

20. 同註 14，頁 66-68。

### 其一，經法殊勝

一是從佛法的來源看，「佛陀於因地修行中，曾為雪山童子，求一偈，不惜以身命換取，足見法的珍貴」。<sup>21</sup> 一是從佛法的作用來看，受持佛法，才可以「成長菩提華果」、「圓淨成就三身」，才稱為「供養三世諸佛」；<sup>22</sup> 而能恆順眾生，隨說是經，則能使有情含識「返照圓淨光明的本性」、「做生命的主人」，才有可能「出生諸佛」。<sup>23</sup>

### 其二，權宜之教

一是「法無定法」，如本來就「沒有一定的法名為菩提」。一是「應病予藥」，即佛法乃為對治大眾貪瞋癡三毒，應病予藥。一是方便立教，法性本身非言語文字可以詮釋，佛陀只是引導眾生「截斷我、法、空妄相眾流」，悟得自己本有的圓覺真心而方便施設。<sup>24</sup>

### 其三，會歸中道

星雲大師強調對於經教，要「不住一法，要明究本心，會歸中道」，然後以所教「回向我們的現實生活」。<sup>25</sup> 這就要求：一要解佛所說「義」，即要善於「轉經」，而不被經所轉；要綜觀全經，不要唯讀「半部」《金剛經》。<sup>26</sup> 二要返歸本心，如果「不明自心」，即使背誦千章萬偈，於解脫無益。<sup>27</sup> 三要回向現實生活，要「生起對法的珍重」，並在生活中歷練，於一

---

21.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158。

22. 同註 21，頁 146、160、401。

23. 同註 21，頁 153-154。

24. 同註 21，頁 71、78、80、74。

25. 同註 21，頁 103、299。

26. 同註 21，頁 98、140。

27. 同註 21，頁 114。



切境，內外如如不動。<sup>28</sup>

從星雲大師對經教的認識來看，他肯定經教的殊勝，這是《金剛經講話》和《釋迦牟尼佛傳》與《金剛經》的共同之處。而申明佛法是「權宜之教」，要「不住一法，會歸中道」，則主要是源自《金剛經》的思想。

## （二）佛陀「累劫」自力修成與深信因果、廣集資糧

《釋迦牟尼佛傳》把釋迦牟尼佛設定為「人」，佛陀因地累劫修行的功德、資糧因之被淡化，使得成佛似乎成為今生在世的事情。《金剛經》特別以佛陀因地行忍辱、供養諸佛和被授記三事，揭示般若無住的殊勝，間接肯定了佛陀累劫修行的事實。《金剛經講話》全盤肯認了《金剛經》佛陀因地修行的事蹟，並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充：

### 1、恆順眾生、平等布施

佛陀因地修行時，能「累劫內外俱捨」，「廣大平等的布施」，在恆順眾生中，「三輪體空」。<sup>29</sup>

### 2、難忍能忍，成等正覺

「佛陀三大阿僧祇劫修煉，百劫由忍辱力得相好圓滿，累劫難行能行而於人間成等正覺。」<sup>30</sup>

### 3、求法忘軀，流通法音

佛陀因地修行，為求一偈，不惜以身命換取，乃至「析骨為筆，取血為墨，析皮為紙」，寫經流通法音。<sup>31</sup>

---

28. 同註 21，頁 161。

29. 同註 21，頁 124、30、140。

30. 同註 21，頁 80。

31. 同註 21，頁 124。

#### 4、憫念眾生，方便救濟

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源於慈悲和智慧，為救五百人而「殺一賊人」。<sup>32</sup>

佛陀因地修行特點有：首先，持續時間長，歷時「三大阿僧祇劫」。其次，修行方式難，乃內外俱捨，甚至身命。第三，完全靠自力。最後，修行方向是向內「探究本心」。<sup>33</sup>《金剛經講話》中佛陀乃依靠自力、累劫修成：在依靠自力成佛上，與《釋迦牟尼佛傳》相同，但「累劫」修行，則是兩者的不同處，顯係受《金剛經》影響而進行的調整；而將修行的方向說成是返歸內求，「探究本心」，則係受禪宗心性佛性論的影響。

「沒有天生的釋迦，自然的佛陀」，要圓滿萬德莊嚴的佛果，必須要有因地精勤的耕耘。既然佛陀也是累劫修成，那麼吾人更應注重因地修行，要「從生起一念清淨信心，聽受讀誦經教；深解義趣，返歸自心；發起修一切善行，證入無上平等法性」。<sup>34</sup>正是對佛陀的效法和順隨，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非常注重因地修行、廣集資糧的問題，陳述如下：

##### 其一，深信因果、不捨小善

##### （1）因果歷然不爽

宇宙間無一事、無一物能違背因緣法則而獨立存在。佛陀精勤修行，直至徹悟緣起法，成就等正覺，是因果歷然不爽的正面說明；而證果後的佛陀，仍免不了「九種罪報」，則從反面說明因緣果報的必然性。<sup>35</sup> 日常生活中，我們往往希求家庭圓滿、事業順利，但往往忘記了理想生活的實現，「一分善根福德因緣都不可或缺」。<sup>36</sup> 星雲大師指出：《金剛經》般若性空之理，

32.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71-72。

33. 這點是星雲大師的看法。同註 31，頁 125。

34. 同註 32，頁 352。

35. 同註 32，頁 214-215。

36. 同註 32，頁 150。



是空掉妄執和我等四相的分別，而非撥無因果。<sup>37</sup> 福慧悲智於因地修行，不可廢棄，三世諸佛的三身四智，皆由悲心開發。吾人「未臻無為法境地，不可撥無因果，自斷慧命之根。而應以般若為眼，明識正法，依法入徑，口誦心行，通達成佛大道」。<sup>38</sup>

## （2）不捨小善

身處因地的我們往往妄求神通靈感、佛光加被，卻任意忽略當下每一個小小因緣，忘記了在「隨手、隨口、隨喜、隨心」供養身邊有緣無緣、有情無情的一切眾生中積累點滴功德，把佛法的真善美實踐於人間生活。<sup>39</sup>

星雲大師強調「不捨小善」，一是因為小大的相對性：「佛法的真如性海，一與多，大與小是無有差別。」<sup>40</sup>「點滴善業，於資糧位，都不可輕心慢心視之」：不要「輕忽一粒芥子的因緣」，也不要「輕忽小戒微福」，而要能不輕一法，不慢一人，實則「任何一法都是入解脫門，任何一人都是未來佛種」。<sup>41</sup> 二是以「無住」心看待小和大。「雖行小善，不可執著為實；雖逢小惡，不可執無業報。以般若無住心，語默動止，去來坐臥，廣集福慧道糧」。<sup>42</sup> 三是強調「至心」、淨心行之。「至心以一錢或一香或一華或一偈或一禮，恭敬尊重三寶之功德，即使佛陀入滅，等無差別」。<sup>43</sup>「學佛人，不捨一善法供養，外在的供養固然有益眾生，但身心圓明靈徹，無一沾染，才是最好的供養」。<sup>44</sup>

37. 同註 32，頁 215。

38. 同註 32，頁 314。

39. 同註 32，頁 35。

40. 同註 32，頁 102。

41. 同註 32，頁 44、67、117。

42. 同註 32，頁 420。

43. 同註 32，頁 373。

44. 同註 32，頁 135。

## 其二，方便善巧、指示方向

因地修行、廣集資糧，需要注意用功的方向和方法。星雲大師有如下看法：

### （1）「忍辱」是最得力處

星雲大師說：「欲成佛作祖，先做眾生馬牛，要為人天眼目，須成忍辱大行。」他還說：「成就第一波羅蜜，從忍辱中來。……諸菩薩度生離相，布施無住，如果沒有現前歷緣外境，怎能成熟功德法身？」<sup>45</sup> 指出忍辱對於修行成功的必要性，當是星雲大師生活經驗的總結。

### （2）下手功夫，返歸內心

星雲大師說：因地修行，「應起心觀照，檢驗是否有偏離正道」。例如，「了脫生死，從自淨其意開始」；「深解《金剛經》的般若微妙，先從減少欲望起步」；莊嚴佛土「先超度自己內心」的種種惡濁；菩薩「要先成熟福慧二嚴，心中已有個消息，才談閉關住山」。<sup>46</sup>

### （3）知行合一，「口誦心行」

星雲大師指出，「修學最上乘法，應行解合一，福慧雙修」。其中，他尤其注重行：「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聞法不精勤受持，蹉跎大好光陰，白白錯失超凡入聖的時機；成佛之道，「唯有生起行力，邁開腳步，才能印證經典所言的涅槃聖境」。如何獲致這無上法寶，只能靠自己。<sup>47</sup>

### （4）生死事大，死盡偷心

星雲大師指出，人命在呼吸間，要生起對法的珍重。淨土行人把「死」字

45.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217、189。

46. 同註 45，頁 128、435、313、130、117。

47. 同註 45，頁 440、145、146。





貼緊額頭，禪和子時時警戒臘月三十，徹頭徹尾把「執著習氣」大死一番。<sup>48</sup>

### 其三，注重細節，落到實處

星雲大師著力將佛法落實於世間生活，因而特別關注佛法與生活勾連耦合的細節。

#### （1）提出一日修行的方法

即「少看少聽」、「少言少論」、「少思少慮」、「少執少求」。<sup>49</sup>

#### （2）細化印證功夫的標準

以「五多五少」印證聽受《金剛經》的功效：五多，即自己的「慈悲心」、「忍耐力」、「喜捨觀」、「方便行」、「菩薩願」各增長了幾分；五少，即自己的「貪欲執著」、「瞋恨嫉妒」、「愚痴無明」、「爭強鬥爭」、「煩惱習氣」各減少了幾分。<sup>50</sup>

#### （3）揭示閉關的真義

即「關閉六根賊」、「禁足妄想心」、「正觀三毒」、「清淨身口意」。<sup>51</sup>

#### （4）超度內心濁惡的法門

即超度「貪欲」、「瞋怒」、「愚痴」、「冤親」、「妄想」、「啼哭」。<sup>52</sup>

#### （5）口業化解人際是非

即說「清白無染的善語」、「止非息諍的妙語」、「正法善道的實語」、「利益安樂的法語」。<sup>53</sup>

48. 同註 45，頁 162。

49. 同註 45，頁 312-313。

50. 同註 45，頁 390。

51. 同註 45，頁 116-117。

52. 同註 45，頁 130。

53. 同註 45，頁 114。

總之，在《金剛講講話》中，成佛是一個累劫修行、積功累德的過程，要深信因果，講究方法，注重細節，追求實效，在積累小善的過程中，向著解脫前進。其深入生活的每一時、行住坐臥每一領域和實地力行的精神，是「人間佛陀」植入《金剛經》帶來的轉變。

### （三）佛陀「無住」與無住行善

《金剛經》引入法身如來的概念，以緣起性空之理，消解佛陀和佛法的實在性，告訴吾人「佛陀無我」、佛陀「無得無說」，從而建構了佛陀的第三個形象——「無住」。

首先，佛陀無我。《金剛經》多處說明有為的佛相皆虛妄的道理，如第五分「不可以身相見如來」、第十三分「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第二十分如來「不可以具足色身見」且「不可以具足諸相見」、第二十六分「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都是說明不論眼目所見，心識所想，顯於內外之相，都是緣生幻滅，與法身如來不相干。

再次，佛陀無得無說。《金剛經》通過「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說明佛陀「授記不住」和「佛陀無證悟、無言說」，乃至佛陀無度眾說法之念，印證諸法也是本性空寂和隨緣所現。

《金剛經講話》接續《金剛經》「無住」的主旨，但又將其心性化並引向生活實踐，顯示出心性佛和釋迦佛交互影響的特徵。

#### 其一，佛陀無我

星雲大師在解釋「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時說：如來法身「不隨諸法生



滅去來，如如不動之義。佛陀已證得此『不變異』之理，以離相無住之智，徹證真如，名為『如來』」。而那在無憂樹下出生，伽耶城出家，四十九年說法至娑羅雙樹下涅槃的佛陀及其相好莊嚴，都是三世諸佛引導大眾返身內求，「覺醒自我本性」的權巧方便。<sup>54</sup> 以上所述不出《金剛經》本義，但星雲大師沒有停留於此。他引《大涅槃經》對佛性進行詮釋，將《金剛經》「空」性佛性心性化為「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大信心」，此佛性乃吾人「心具」，與諸佛如來等齊。<sup>55</sup>

如此一來，「吾人若能識盡本心，萬德莊嚴的如來身相、性德，人人頭上有份。因為，如來不在相好在慈悲的給予；如來不在神通在智慧的辨別；如來不在靈感在方便的妙用；如來不在廟堂高座，而是在人間處處行化」。<sup>56</sup> 這樣，佛陀「無住」一變而為「我是佛」；吾人於塵世的任務就是實現本具的佛性，乃至行佛了。大師又說：「佛菩薩放光顯現，不過是使我們一時歡喜而已，真正要斬斷我們內心裡愚痴的葛藤，誰也替代不了你！求觀世音菩薩施予我們的慈悲智慧，何不自己做個尋聲救苦，大慈大悲，隨力布施，隨喜教化的日日觀音。」<sup>57</sup> 這是依靠自力證悟佛性和在日用中行佛。

既然佛性乃人人「心具」，那麼「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生佛齊同平等。星雲大師教導吾人領會《金剛經》離內外諸相之旨，不作生佛高下之念，不被佛相法相所縛，自此肯定人人本具佛性，以無我等相的般若慧觀，行遊化度眾的菩薩事業。

首先，深刻認識到眾生本性寂滅，心無四相而發廣大平等心，滅度無量

54.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237、53。

55. 同註 54，頁 358-359。

56. 同註 54，頁 57。

57. 同註 54，頁 56。

無數眾生而無住涅槃。其次，以「厭離觀」、「菩提觀」、「慈悲觀」，培養如虛空廓然的平等心，「內破慳吝心，外行利益事」。<sup>58</sup>最後，不廢事相的善業資糧，於不住心，大作空花佛事。

星雲大師指出：「《金剛經》處處要吾人撥去眼翳，離相無住，但不是撥無因果聖凡，而是要我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是般若智，生其心是大悲行，欲開張無限性德妙用，空有兼資，悲智雙運。」<sup>59</sup>可見星雲大師非常強調心行合一。

## 其二，佛陀無得無說

《金剛經》以緣起性空為理論武器，消解佛法的實在性，認為一切諸法萬象，都是空寂性體所顯現，如來所說的法，都是為了眾生修行及開悟眾生而假設的方便。星雲大師繼承了《金剛經》於法「無住」的思想，但依然沒有停留於此，而是走向了心「轉」萬法之路。

首先，對於「一切法皆是佛法」的詮釋。星雲大師說：佛陀云「無得」，就是要破事理二障；「無說」，是要破語言文字之障。只要「了知諸法性空的真諦，眼前的染淨聖凡，情與無情，世出世間等等，無一不是佛法」。<sup>60</sup>這是從緣起性空的角度詮釋無住。但他又說：「我們只要有慈悲有智慧，一切法皆是佛法。」<sup>61</sup>相對於「了知諸法性空」的「知」來說，「慈悲」更強調了心的道德意涵。

其次，對於「無住」的詮釋。在星雲大師看來，「無住」實質即是「空有相依」，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真空妙有。「無住」要求我們：「有所

---

58.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43。

59. 同註 58，頁 196。

60. 同註 58，頁 237-238。

61. 同註 58，頁 71。



施作時，不住色聲六塵」，即「在真空清淨境上」，廣弘佛事，以至「從財施的階位，再上一層樓去開發無為解脫的性德」，「從器世間、有情世間中透脫而出，了知有個真覺世間，常寂光明」。<sup>62</sup> 這是緣起性空之義的發揮。

但星雲大師又以心的染淨正偽來解釋「無住」。他又說：「吾人對現起的諸相，要不住心布施，逐步觀照內心微細動念之相。」也就是「時時警醒自覺，檢查自己的發心是染淨是正偽」。<sup>63</sup> 順此，「無住」行善一變而為「淨心」行善。星雲大師說：「我們要能處處修一切善法，但心無所住，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是名真修『無漏善法』。」<sup>64</sup>

星雲大師知道「無住」行善的根據在於緣起性空，但又以清淨心來解釋。他引六祖惠能大師《金剛經解義》說「布施應有純淨無染的心」，又說菩薩行施要首先「自淨其意」。<sup>65</sup> 吾人平時的生活中，只要能「自淨其意」，隨力用功，都能增益我們的善根功德。這樣，「無住」行善就變為「淨心」行善了。

《金剛經》本是闡發「般若無住」之理的理論性佛教，具有「人間佛陀」品格的「釋迦佛」的植入，使理論的佛教變為「生活的佛教」，因而處處可見指點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方法和落到實處「行佛」的精義。而強調行善要「不住」，則是《金剛經》對「生活的佛教」理論品格的提升和完善。另外，空性即佛性，不住即心淨，無住行善即淨心行善，這些則是禪宗心性佛性論對《金剛經》的拓展和延伸。

62. 同註 58，頁 373-374、439、140-141、422。

63. 同註 58，頁 236、46。

64. 同註 58，頁 327。

65. 同註 58，頁 50、68。

### 三、心性佛與「心生」的佛教

作為禪宗僧人，星雲大師自然是以心性佛作為其佛性論的底色，並因之以心性佛來詮釋《金剛經》，在一定程度上說，其《金剛經講話》可以看作是對《金剛經》的禪解。我們知道，禪宗自六祖惠能大師之後，在傳統時代又分為前期祖師禪和後期分燈禪，前者以即心即佛的佛性論、頓悟見性的修行方法和不離世間、自性自度的解脫論為其理論綱要；後者以超佛越祖、性自天然的佛性論及純任自然、不加造作的修行方法為特點，為啟悟覺性，機鋒棒喝與繞路說禪風行。《金剛經講話》繼承禪宗前後期的思想，並用這些思想改造《金剛經》，當然也存在被改造的現象。

#### （一）心性佛與「信自性」、「明自心」

早期禪宗以自心、自性詮釋佛性，《金剛經講話》也是如此。首先，自心即佛。星雲大師說「心想佛時，即現圓光普照」，又說靈山「就在心頭方寸間」。<sup>66</sup> 他還引用慧海禪師與馬祖禪師之間的問答——「什麼是慧海的自家寶藏？」「現在問我的那個當下即是你的寶藏」，<sup>67</sup> 點明自心即佛。當然，他也承襲禪宗傳統，認為一切眾生本有、悉有佛性，本來是佛。在他看來，南陽慧忠國師叫喚侍者「佛祖」的公案，無非要吾人直下承擔「我就是佛」；石頭點撥慧朗「你沒有佛性」，則是「因為你不肯承擔」。<sup>68</sup> 其次，自性即佛。星雲大師引古靈禪師法語說：「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又說，佛國淨土在「眾生和諸佛的真心妙性中」。<sup>69</sup>

66.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56、250-251。

67. 同註 66，頁 8。

68. 同註 66，頁 34、222。

69. 同註 66，頁 129、208。



後期禪宗以真心、無心詮釋佛性，《金剛經講話》亦然。星雲大師把真心稱為「無頭無尾的『無位真人』」，認為「心，雖然瞬息幻化多變，但佛性不論入驢腹馬胎亦不減損半分」；又說，佛陀說法，無非是「讓我們返觀到自己也有一個天然佛性」。<sup>70</sup> 後期禪宗的真心是一個遍一切處的真如心，是諸法的本源。在這個意義上，後期禪宗才有「黃花翠竹盡是般若法身」之說。這點也為星雲大師所承襲，其引報慈院慧朗禪師「聽」三世諸佛的「傳話」、佛光禪師的「佛從無為來」和「常住無心處」，以及丹霞禪師燒毀佛像尋找舍利等諸公案皆可明之。<sup>71</sup>

以心性詮釋佛性，使得星雲大師的《金剛經講話》出現一些與《金剛經》不同的變化。

### 其一，信緣起性空的般若與「信自性」、「明自心」

《金剛經》引導人們信般若，因為它能開掘無漏之法，令人發掘有個金剛堅利不壞的自性。但《金剛經》的自性乃是緣起的空性，而星雲大師卻將此詮釋為心性，因而信般若緣起的空性一變而為「信自性」、「明自心」了。

星雲大師說：「經典中，菩薩能行大施，捨身餵鷹，投身飼虎，種種難行能行，是源於誠信般若無上法，真實不虛，比幻質匪堅的色身，更具永恆的價值。」<sup>72</sup> 菩薩（佛陀本生）是信般若的緣起性空，而星雲大師的「淨信」是什麼呢？他說，「受持般若即受持相信人人有個與諸佛齊同，無高無下的如來寶藏」；又說「億劫恆沙捨命布施，不如懇切深信自性具百種功德」；學佛者要「尊重己靈與諸佛無別」，<sup>73</sup> 可見星雲大師是「信自性」。

70. 同註 66，頁 45、46。

71. 同註 66，頁 54、320、73。

72. 同註 66，頁 204。

73. 同註 66，頁 334、203、309。



星雲大師從《華嚴經》三界「由心所起」說明「自心即三界即一切佛法」，並引申出：參禪悟道，盡在「明自心」，「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sup>74</sup>星雲大師又說，佛性「恆常、實有、真正、純善、清淨、不可見……只要狂心歇，妄想息，無事即是貴人」。<sup>75</sup>

因為信「般若」是信「緣起」，而「信自性」、「明自心」是信「心生」，兩者並存，使得星雲大師在語譯《金剛經》「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時，一方面從緣起性空說「眾生當體即空，並無實在之相」，另一方面又從「迷凡悟聖」詮釋凡夫「假名」為凡夫。<sup>76</sup>

## 其二，非本體而本體

《金剛經》緣起性空是一種非本體的思想，或者確切地說是從非本體向本體論轉化的思想形態，<sup>77</sup>而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則是心本體的思惟方式。我們試舉數例以明之：

(1) 星雲大師解釋《金剛經》「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說：「般若妙法，本是自己所有，非心外而得；本來無失，故無所謂有得。」因為本有，因而得失只能從相對而言，沒有失便無所謂得。又說：「『無有少法可得』的緣故，乃為上自諸佛，下至蠢動含靈，其真性一同，平等無異，並無高下的分別。」<sup>78</sup>《金剛經》「無有少法可得」是因為緣起性空，沒有實在性；而星雲大師卻是本有，無失也就無得。

---

74.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241。

75. 同註 74，頁 351。

76. 同註 74，頁 343-344。

77. 賴永海：《中國佛教與哲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3。

78. 同註 74，頁 302、318。



(2) 星雲大師解釋「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時說：「佛陀以平等本體，直示吾人應不生高下的妄想執著，自尊自重，返求一個與諸佛平等無二的真如自性。」另外，他引明朝憨山大師的《德清法語》：「以吾人修行，不仗般若根本智，生死難出。然此般若，非向外別求，即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和智旭大師法語「般若非他，現前一念心性而已」，<sup>79</sup> 都表明星雲大師是將緣起性空的「是法平等」詮釋為心性平等，是心性本體的思惟方式。

## (二) 道由心悟與經書、善知識的助益

既然自心自性即佛，只要返身內求即可，前期禪宗由此走上了不立文字、道由心悟之路，《金剛經講話》對此有所繼承。

### 其一，經書乃糟糠

星雲大師指出，「智閑禪師翻遍千經萬論，尋不著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自此不逐言文句，返歸自心」；回石頭禪師「放下經書的糟糠，回頭鑿取自性的火光」；古靈禪師說「世間如許廣闊，鑽他驢年故紙」，<sup>80</sup> 這些都是因為「心地一如之法，非世間的見聞覺知可以思議」；法身真如功德，非「眼見」、「耳聞」可以涵容得盡。<sup>81</sup>

### 其二，經教乃破布

早期禪宗認為「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星雲大師也說：「諸佛經教不過是揩拭吾人心窗的布，讓眾生看到自家的種種寶物，心窗明淨，何須破布再障蔽景像？」又說：「欲信解受持《金剛經》

79. 同註 74，頁 319、320、322。

80. 同註 74，頁 221、241、208。

81. 同註 74，頁 290、363。

者，要從心地下功夫，不然『千年鑽故紙，痴迷空投窗』，何年何月見性出頭？」<sup>82</sup>

後期禪宗承認萬類中個個是佛，既然如此，一有所求便入魔道，違背西來大意，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機鋒棒喝、繞路說禪。這在星雲大師的《金剛經講話》中也有所反映。

徑山問西禪：「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那時是如何？」西禪正要開口回答，徑山拿起竹棍在他的背脊連打三下，西禪由此大悟。星雲大師解釋道：「談禪說悟，心有希求即是魔，不如心如牆壁，無諸喘息，超然物外，無事自眠。」<sup>83</sup>

汾州石樓禪師以「石樓沒有耳朵」答覆僧人「本來面目」的提問；龍濟紹修禪師以「萬劫不壞」回答「什麼是大敗壞的人」。對此二公案，大師分別認為：「本來面目，非耳聞覺知所能及」；法身無定相，即使一闡提者，其佛性仍是萬劫不壞。<sup>84</sup>

對於天堂地獄、佛和菩薩、因果報應，智藏禪師說「有」，徑山說「無」，大師指出二人無非是「泯除了有無二邊，法非法相，真實自性朗朗現前」。<sup>85</sup>

機鋒棒喝和答非所問的繞路說禪，意在截斷言思，啟發覺性，回歸本來面目。

無論是禪宗前期還是後期，在高揚禪悟的同時，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蔑棄經教、否定佛祖的傾向。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對這一傾向進行了一定

---

82.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291、208。

83. 同註 82，頁 303-304。

84. 同註 82，頁 360、348。

85. 同註 82，頁 83-84。



程度的矯正，強調了經書和明師在悟道上的重要性。

### 其一，對於經書文字

星雲大師說：「實相佛性非可言說，但不假借文字音聲之方便，眾生難以由迷知返，因此在《金剛經》的經文中，才會不斷顯明為他人說的無比功德。」而佛陀在金剛法會圓滿之際，也有為他人說法的叮嚀咐囑。<sup>86</sup> 這些都是肯定語言文字和經書的重要性。

### 其二，對於善知識

星雲大師引《勝天王般若經》說明菩薩摩訶薩親近「善知識」的功德：「菩薩因修習般若故，心地清淨，近善知識教，即能滅諸不善法，生長善根。」星雲大師還引唐朝潯山靈祐禪師雖肯定「研窮法理，以悟為則」，但也強調「早訪明師，親近高德」的重要性；以及石頭希遷雖承認未去曹溪以前，本具的佛性也無所失，但又強調「假如沒有去曹溪，如何知道沒有失去」，<sup>87</sup> 這些公案說明善知識在求法上的必要。另外，星雲大師在解釋仰山「自己雖然已備，但無他人，何緣得識」時說：「吾人本來清淨的三身四智，雖然已備，不勞他人賜予，但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門庭，不假借音聲文字為緣，怎能迷途知返，乘船渡河呢？」<sup>88</sup> 強調經書和善知識的作用，當是「人間佛陀」和《金剛經》對禪宗修行理論的校正。

## （三）即世間解脫與「修行在修心」

### 1、即世間解脫

早期禪宗強調不離世間、自性自度。六祖惠能大師說「菩提只向心覓，

86. 同註 82，頁 442-443。

87. 同註 82，頁 443、415、282。

88. 同註 82，頁 419。

何勞向外求玄」，又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肯定成佛作祖當反求諸己。《金剛經講話》不僅繼承了這種即世間解脫的思想，而且對在世間解脫的方式、方法作了細緻的闡述。星雲大師強調：

吾人行持應識盡境緣妄相，以自心為本師。

吾人若能一念淨信，轉迷成悟，即坐擁般若珍寶，為無事貴人。

洞察生習皆妄，一念不生，澄然寂靜，永居安樂國土。

般若，非向外別求，即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故今修行，但求自心，更不別尋枝葉。<sup>89</sup>

具體來說，星雲大師強調：其一，轉迷成悟。自性本來清淨，「但學無心，頓息諸緣，即是修行菩提佛法」。吾人當勘破虛妄，「轉妄緣境為安樂國，向無明性中認取真實主人」。<sup>90</sup>其二，返身內求。空性之理，離語言文字，智識見聞，當我們止息了顛倒妄想，就能明白「涅槃如影相隨，不在別處，更無須他覓」。<sup>91</sup>至於如何獲得般若？如何開悟見性？星雲大師強調自力，告訴我們「別人代替你不得！」<sup>92</sup>

後期禪宗強調無修無證、純任自然，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也有所反映，但更多是從無住的角度進行詮釋。

天童咸傑禪師說正法眼是「破沙盆」，丹霞天然禪師說「『佛』這個字，我一輩子都不愛聽」，都是以極端的方式說明佛性遍在，<sup>93</sup>星雲大師都以「心

89.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175、187、367、320。

90. 同註 89，頁 431。

91. 同註 89，頁 31-32。

92. 同註 89，頁 10。

93. 同註 89，頁 292、232-233、89。



無所住」、「垢和淨都不可取著動念」進行詮釋。正因為佛性遍在，觸目即是，一切現成，所以無證無修、純任自然成為後期禪僧的「修行方式」。

慧忠國師「我沒有青梅」，這是不供養。<sup>94</sup> 仰山慧寂禪師「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是不坐禪、不持戒。<sup>95</sup> 惟寬禪師「心本無損傷，為什麼要修行」、趙州禪師「好事不如無事」、大珠慧海禪師「我無心可用，無道可修」，這些是不修行。<sup>96</sup> 盤珪禪師「我只是平常無事，餓了就吃，睏了就眠」、夾山善會禪師「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則是順自然。<sup>97</sup> 後期禪宗的修行方式，星雲大師引黃檗禪師「無求著」進行概括，認為「人無求就能心中無事，心中無事即是貴人」。<sup>98</sup>

這些公案本是性自天然、本來現成之義，星雲大師都從《金剛經》「不住」的理路進行解釋，顯示出《金剛經》與禪宗的融通。

## 2、修行在修心

「心」是禪宗學說的核心，禪宗堅信心起、心生、心具世間萬法，星雲大師順而提出「修行在修心」的命題。

### 其一，以心詮釋佛教修行

（1）布施、供養。星雲大師說：學佛人，「身心圓明靈澈，無一沾染，才是最好的供養」。<sup>99</sup>

（2）事佛、持戒。大師說：「真正的事佛持戒，是愍念眾生苦，作種

94. 同註 89，頁 262-263。

95. 同註 89，頁 293。

96. 同註 89，頁 89、46、119。

97. 同註 89，頁 435、81。

98. 同註 89，頁 428、120。

99. 同註 89，頁 135。

種方便救濟。」「即心是佛」、「無心是道」，有相的「布施、持戒」與它們「毫不相干」。<sup>100</sup>

(3) 持咒、念佛。大師說：「即使咒語的念法錯誤，但深心才是道場，不在言語思議。真正的咒語，謂總持一心，意念清淨。」「一句心無所著佛號，勝過恆沙數情識妄想的念佛。」「一句佛號，一遍經咒，能消除我們的罪業，根源於真心懇切發露的懺悔……慈悲喜捨是我們內心無上的密咒，能降伏鬼魅冤結，使我們朝夕與佛同眠共起」。<sup>101</sup>

(4) 禪定、淨土。大師說：「心如死灰，身如槁木，六根摒棄，未必能夠色塵潔淨。」「淨土即在不染六塵，無人我四相，當下嚴熟成就。」「自尊自重，不求淨土，不羨諸佛，隨所住處恆為安樂國土。」<sup>102</sup>

星雲大師將佛教的種種修行歸結為修心，但他沒有走向以心自任的狂禪，而是始終注意「心」、「行」相濟。他說：「成佛作祖，驢腹馬胎，境遇懸隔，福份高下，端視吾人休去妄心，修習真心，以一切善法扶助怯弱心，以戒律法雨潤澤卑劣心，以精進堅固狐疑心，以忍辱調伏我慢心，以禪定清淨妄想心，以智慧明照昏昧心，以佛心發起廣博平等心。」<sup>103</sup> 星雲大師認識到「真心」的真正現行，需要在六度萬行中歷練，從中可見其人間佛教的中道理性。

## 其二，以心神聖世俗

星雲大師將佛教的修行歸結為修心，是因為一切行為都是心所發起，行為的價值和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心所決定。反過來說，只要具有一顆清淨、

100.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72、445。

101. 同註 100，頁 189、268-269、126-127。

102. 同註 100，頁 264、129、277。

103. 同註 100，頁 337。





慈悲之心，一切的行為都具有神聖性。因而星雲大師又以心來神聖世俗。

(1) 一念不生即是般若放光。星雲大師說：「『放光』的般若生活，打破內在的黑暗執迷，……只要在生活裡，我們說柔軟的愛語，不也是口裡放光？能親手為別人服務勞動，不也是手掌放光？對於他人的輕賤垢穢能涵容不二，這難道不是通身放光嗎？……這一念不生即是般若放光的生活。」<sup>104</sup>心無所住，意不貪戀，生活中的穿衣吃飯，悲歡違順諸境，便都是般若本地風光。

(2) 心生十法界。星雲大師說：「我們一天的生活裡，一顆心不知在天堂地獄來來去去走了幾回！」又說：「摒除諸相，返舍歸鄉，不再於幻境裡飄零流浪，歸來，萬境心機俱寢息，一知一見盡消融，恁麼時，花繁柳密，伴鳥隨雲」。<sup>105</sup>

(3) 給予即長生。星雲大師認為，追求長生，「倒不如把握每一分鐘，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正的『長生不死』：留下慈悲的種子，留下愛語的和風，留下信仰的舟航，留下歡喜的懷念……這樣的人生，處處給予，如此富有的生命，才是真正彌天蓋地，遍及沙界。」<sup>106</sup>

### 其三，心的管理

星雲大師將佛教的修行歸結為修心，並以清淨心、慈悲心等善心將世俗生活神聖化，然而心並非自然皆善，它還有真妄、染淨、正偽之別，因而心的管理就是星雲大師學說的堅實基石。在心的管理上，星雲大師不僅提出了心的管理概念、意義，而且著重對方法加以闡發，顯示出實踐的品格。

---

104. 同註 100，頁 10。

105. 同註 100，頁 18、341。

106. 同註 100，頁 267。

首先，星雲大師指出心的管理在修行中的核心地位。大師認為我們從凡入聖，其實是一場內在革命的戰爭，從徹頭徹尾的「洗心革命」，迎向顯發佛性的真理之戰。一個修行人要明白「因果業報，從自心求，曉知了脫生死，從自淨其意開始」。世間的種種因緣，好壞善惡諸法都是我們自心的呈現，也都是生滅不實的。「只要能管理自己的妄心，就能勘破四大五蘊的牢獄，安住生活中種種的動亂。」因而「不再心外求法，求神通妙術，求諸事順利」。<sup>107</sup>

其次，心的管理的原則和方法。星雲大師提出「心的管理八正道」來轉化心：（1）貪心用無心來管理。（2）瞋心用慈心來管理。（3）痴心用智心來管理。（4）慢心用虛心來管理。（5）疑心用信心來管理。（6）迷心用淨心來管理。（7）亂心用定心來管理。（8）妄心用空心來管理。<sup>108</sup>

在生活中，要如何獲得平等心？星雲大師提出「平等四心」，即：

- （1）濃淡不拘的中道。（2）順逆不憂的雅量。（3）哀樂不入的心胸。
- （4）有無不計的精神。<sup>109</sup>

最後，星雲大師尤其特別強調心的管理上內外結合的原則。一方面，他說：「外在的祈求，不如返觀自求，用念佛停止人我的爭執，用忍辱贏得自在，用持戒遠離恐怖，用慈悲廣結善緣。『從心開始』，改革我們的內在。」<sup>110</sup>一方面他又要求：「逐漸止息吾人的妄想分別，從中觀照念頭，更進一步『行佛』，在日常生活中，與諸佛打成一片。觀眾生苦與佛眼感應，聞善妙語與佛口感應；做不請友與佛身感應，行利生事與佛心感應。」<sup>111</sup>

107.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435、133。

108. 同註 107，頁 417-418。

109. 同註 107，頁 322。

110. 同註 107，頁 148-149。

111. 同註 107，頁 251。



《金剛經》的無住心本是建立在緣起性空之基礎上，本是心不住，或者說不住之心，而星雲大師卻心性化，如虛心、信心、淨心等。緣起的佛教變為心生的佛教，因而莊嚴佛土變為超度內心的黑暗；普度眾生變為度盡自己內心的煩惱。

#### 四、結論

《金剛經講話》在《金剛經》本有的空性如來和空理的佛教基礎上，植入了釋迦佛和生活的佛教，心性佛和心生的佛教，使得三種佛性論和佛教修行觀發生交融。

1、「人間佛陀」品格的釋迦佛的植入，使《金剛經》落實於生活，並具有了力行的品格。而《金剛經》則為釋迦佛理論提供了哲學性和中道觀，並修正了作為「人間佛陀」的釋迦佛之完全的人性。

2、禪宗心性佛性論為《金剛經》增加了心性本體論和「悟」、自力、內求的修行解脫方式，同時心性佛性論也為釋迦佛「生活的佛教」提供了神聖世俗強大的武器，顯示出了圓融的威力。

3、當然，《金剛經》和釋迦佛對佛陀和經教的崇信，心性佛性論淡化了訶佛罵祖、輕視經典的傾向。

可見，詮釋主體具有的觀念會對詮釋對象帶來改變，但詮釋對象也會對詮釋主體固有觀念發生影響，從而出現視域的融合。具體來說，三種佛性論的並存，使得《金剛經講話》呈現出圓融中道的色彩，如，信佛陀、信經教與道由心悟並存，漸修與頓悟並存，自力與他力並存，力行與修心並存，緣起與心生並存，而行佛、改造自心的力行風格，則體現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品格。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1.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年。
2. 賴永海：《中國佛教與哲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
3. 妙凡法師、程恭讓主編：《201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高雄：佛光文化、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9 年。



寧可認錯，莫要說謊；  
寧可被怪，莫要負疚；  
寧可吃虧，莫要結怨；  
寧可無用，莫要禍世。

～《人間佛教語錄》